

席時斌
Hsi Shih-Pin

在我們的
A Horoscope
馬 / 車 / 上

Built Out of

製作一座
Our Chariots
星盤

展覽期間
Display Time

2012

8/4-8/31
Sat. Fri.

藝術座談
Forum

8/18 3:00 pm
Sat.)
4:30 pm

開幕茶會
Opening

8/4 3:00 pm
Sat.

簡子傑 先生
張晴文 女士



www.lianggalleries.com • Tel +886-2-2797-1100 • Fax +886-2-2656-0033 • lianggalleries@gmail.com
台北市11492內湖區瑞光路366號 | No.366, Ruiguang Rd., Neihu District, Taipei 11492, Taiwan
開放時間 Gallery Hours 11:00am~6:00pm | 週一公休 Closed on Monday

A
Modern
Garden
尊彩藝術中心
LIANG GALLERY



席時斌 馬#2：人馬 鉛筆、紙、粉彩 110x158cm 2012

席時斌 模型：阿濕波 不鏽鋼、木料、漆、銅 250x500x200cm 2012

我只是在彈奏著記憶的相思調...

文 / 鄭乃銘

席時斌的藝術，總讓我感受到音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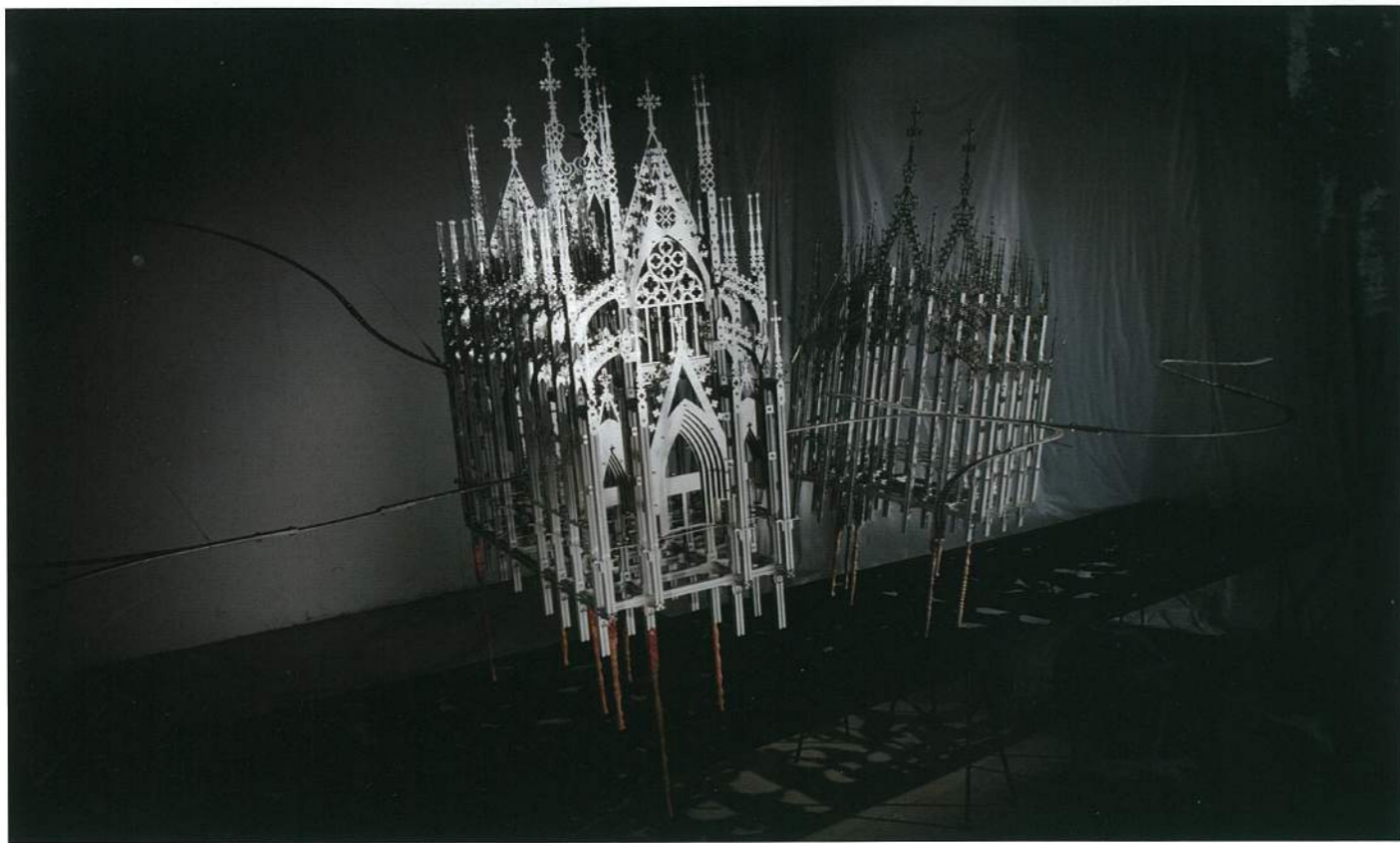
煞是奇妙的是，縈繞在腦海中的音樂，竟然是宮崎駿(Hayao Miyazaki 1941-)1986年的電影《天空之城》。久石讓(Joe Hisaishi 1950-)為這部動畫電影所寫的音樂，旋律憂傷卻充滿著溫暖感情，當我首次在拍攝作品的現場看到席時斌近作〈模型：外婆家的奧林帕斯〉雕塑裝置時，這首音樂就好像被掀開的記憶保溫盒；直竄腦門。那穿越高空軌道所串連起彷彿科隆大教堂的龐大建築物，每個起承轉合都貼映著久石讓的音樂，眼前的作品與宮崎駿《天空之城》畫面相互疊映，竟讓人有不願也不想去分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世俗問題。

奧林帕斯，在古希臘本是神祇的處所，而對席時斌的外婆來說，她的奧林帕斯自然不是希臘神祇的棲息所；而應該是外婆身心能夠仰靠休息的所在。彷彿教堂的高聳建築，已不純然只是限定於西方的信仰，而成為廣義的心靈憩所。

宮崎駿是從Jonathan Swift的小說《Gulliver's Travels》改編成為動畫電影《天空之城》。宮崎駿的動畫，始終瀰漫著一股濃郁人文風景課題，不像傳統動畫慣常挪用的天真光明面，他毫不避諱在電影裡面，鋪陳文明崩解毀滅的外在與內心荒涼，但就算整個環境和人的內心只剩下落寞，人類對於最後桃花源的追求，也不容許被剝奪。宮崎駿冷靜但有溫度的作品風格，應得自於在學校主修政治經濟學背景。政治經濟學本質上還是隸屬於經濟學範疇，只是它所研修的範疇是界定在國家與社會的經濟體制上，而非一般個人式的經濟管控。或許很少人會從經濟學觀點來審思社會人文議題，但其實這個角度卻是最能拉展出社會變異的地景風貌，也更能夠凸顯人性在這當中的深淺落點。

席時斌與宮崎駿，正好都擁有廣義的經濟學基礎。這也使得他們所出來的創作，都能在略帶一股滄桑的時間歷程中，被嗅出不被環境所磨蝕的豐厚感情。

席時斌，東吳大學唸的是商用數學，唸到大三，驚覺自己不要後半輩子都跟數字打轉，百般無趣之餘，先跑去打工。期間，同事鼓勵他，既然對空間設計如此有興趣，何不轉學插班到實踐大學呢？席時斌果真參加轉學考，如願進入實踐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只



席時斌 模型：外婆家的奧林帕斯 不鏽鋼、鋁合金、木料、漆 250x720x240cm 2012

是因為他非本科插班轉學，必須降級從大二開始唸起。當時的實踐大學雖是空間設計學系，可是老師很多是學有專精的建築師，本來就對建築與空間設計有著極好敏感度的他，在學校得到不同老師的啟發和引導，對於日後走入純藝術創作是個關鍵性節點。「大四，我都是在準備畢業作品，那年真是打了一年的鐵。畢業提作就是從很多廢鐵材料，所打造出來的建築體。可是，並不是很多人欣賞，一些老師對於作品有很多邊角有正反看法。但直到現在，我的作品還是有許多邊角」。實踐大學的這段經驗，讓席時斌畢業之後很嚴肅考量到自己到底是要走向空間設計專業？或是就像學校培養學生懂得去開發自己個人興趣？席時斌很清楚知道自己想往藝術創作這條路走。於是，再考入台北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他的老師是黎志文；一位尊重學生去開發創意潛能，但又能一語道破學生盲點的老師。「我在北藝的那段期間，多數的時間是發呆和憂鬱！但是，就是在這段期間堅定自己的雕塑裝置，一定是要往橫的方向走；而不願意循著傳統雕塑都採取直立式來作訴求」。這份堅持，是席時斌性格中小小叛逆之一。

不過，真正涉及席時斌個人藝術思維裡的精神含量，應該是來自他基礎性格養成處所一家庭。至於，學院；是他能夠把無形的精神，轉換成具體事證的技術含量養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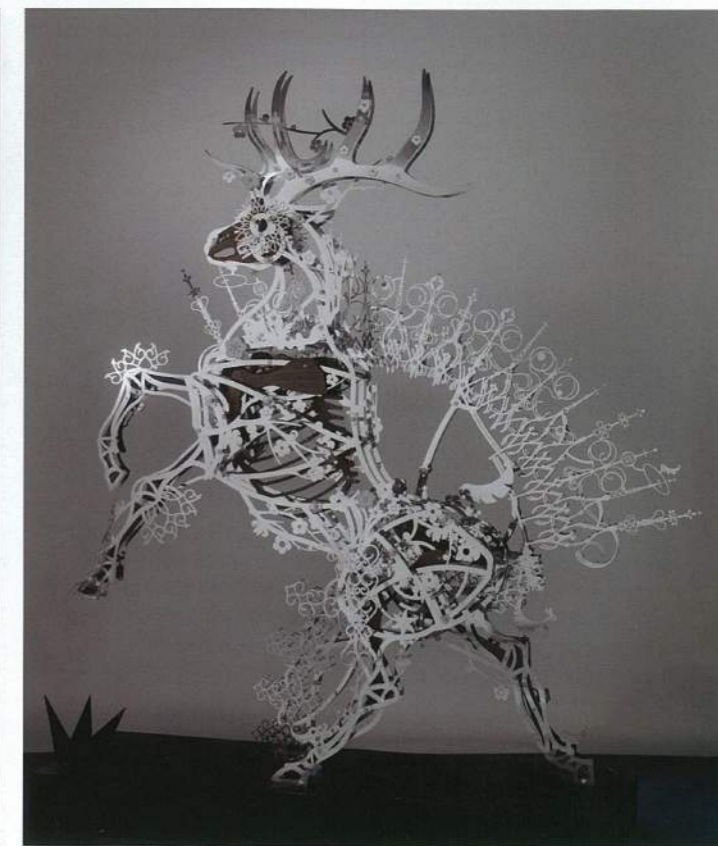
席時斌的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本省人，父親從大陸來到台灣，但後來也因為事業而又回到大陸，這種往往返返移地的生活，對席時斌來講是一份精神上的漂泊，是一種根難以著地的生長狀態。「小時候，爺爺會要求我必須臨〈正氣歌〉書帖，當時自然不太懂得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在哪裡。長大後，回頭看看一路成長的過程，確實會覺得這一切都有點顯得寂寞和黯淡」。「就好像說，傳統文化的臍帶要有所承續；就只剩下臨帖這個形式了。而〈正氣歌〉書帖，離我是多麼遙遠的一個時代！」我，1977年出生在台北，成長的時間，也是台灣社會最能讓人感受權威正在消萎的世代。從我的眼光來看環境的異化，好像很多的事物我都沒有搭上那班車的感覺；傳統的、現代的，我前不著村，想要後著店；則又發現距離尚遠。夾處在種種情態的末端，追求與再造，似乎都有點奇怪，就好像如果我執迷某個完整，這完整的意義又似乎不會太具有實質化。所以，我在面對創作的時候，我瘋狂的著迷一切輕薄、可塑的材料，而且我非常喜歡把東西懸吊在空中，我總覺得；離開了地，眼界遼闊、感情更自由，更沒有過多的牽扯與糾纏」。「然後，我也發現自己很不喜歡把所欲描述的主題與現實規格樣貌作一種寫實化的呈現。也就是說，我能接受來自現實的規格；但卻不想強迫自己只能活在制化規格裡面」。這是席時斌的小小叛逆之二。

但席時斌的這番話，卻也為台灣70年代的人文性格發展；做了最貼實的補白，也是讓我會深切想到宮崎駿《天空之城》的原因。我們或許會以為浮游在空中的城市，只是個不切實際、隨時會破敗的幻想。殊不知天空之城是眾人智慧展現科技的建築，在雲端的城市更意味著人類對於原初生存環境的失落，因此選擇浮游在空中，至少讓自己的情感能夠維持最後一絲自我擇定的價值。

席時斌說「之所以會選擇『馬』或『公鹿』這些形象來作為主題，應該是這些動物對我們一般人來講，是比較遙遠；甚至帶有理想性化身在裡頭。換個說法來講，如果是選擇『狗』或『貓』，那畢竟是比較常見的寵物，與人的生活關係也較密切。因此，我想透過『馬』或者『公鹿』這類主題來傳達一份內在理想性的嚮往，而且，『馬』在我的感覺中，牠的身形又非常性感，也能帶給人一種愉悅的心理」。



席時斌 鳥忽古 II—小鳳凰 86x63x28cm 2012



席時斌 阿克提恩—奇麗月光之大雄鹿 不鏽鋼、木料、有機玻璃、大理石 185x201x60cm 2012

席時斌所點出的「理想」、「遙遠」，固然可視為作品的抽象時空座標；同時也應是他不停在探觸的精神面向。但我認為，這份作品中的精神指向，反倒讓他的藝術；隱隱約約散發出時間的憂傷，只是這樣的情懷卻不太被察覺。席時斌選擇一種繁複卻帶有華麗的線條來做為外在的表彰，這些可稱為圖騰的紋飾，卻是我認為最能洩露出席時斌內心憂傷的所在。因為，這些來自過去與現在的生活記憶，以一種無比倫常的熱鬧狂喜姿態，肆意揮灑；卻反而不更道出內心對事態的種種不確定與內心的寂寞。

另外，對媒材的選項，也最能看出席時斌個人情感的落點。

他擅用一些可回收的媒材來作表現，但又很嚴格要求這些媒材的規格不能過於巨大或過於沉重，這是一種內心極為誠實的投射。媒材過於龐大，難以進入工作室，過於沉重；又有可能無法傳達出他內心對於情感那份漂泊、不確定性。其次，在技巧方面，席時斌完全不願意採取焊接鎖死材料的作法，他所要打造出來的作品視覺感是可充滿變數、可融入；但又可以很輕鬆的遷出。這並非是新世代對於情感不負責任作風，我反倒覺得這是環境造就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必須重新去自我定義紮根與失根的生命課題。

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中國人始終在背負著必須往他鄉圓夢的既定宿命，很少有一個民族像中國；是必須離開自己的土地在他鄉建立自我的。當我在看席時斌現在那些利用不鏽鋼媒材所呈現的雕塑裝置時，或許那些由不鏽鋼所刻鏤出的美麗圖式；乃是來自從台灣民間常看到的鐵窗圖案、教堂玫瑰花窗…，但從社會人文的角度來看，你卻看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在面對環境不斷演繹出科技日新、專權一夕崩潰、道德溺水、情感極小化…，人內心的流離失所，又怎可能會去要求一份恆久的承諾？就如同作品當中的不鏽鋼材料，怎能忍受被焊死不容被拆解、重新拼湊的運命呢？如果真實環境本就充斥虛與實，又怎能維持一份無所撼動的假象？

對席時斌來說，作品主題不論是動物或建築，這都是屬於活的載體。既然是活的載體，就可視為能夠記錄過去，也能承接現在的大的記憶體。席時斌在這個環節拿捏上，也可看出年輕世代不喜歡被制規束限的個性。比如說，席時斌在平面作品方面，〈馬#2：人馬〉所展現的透視語學，同時疊映出馬與人的骨骼，對他來講，生命的樣貌差異點或許是在於肉身，一旦外在的肉身不再，那麼骨骼不也只是一種結構性組合的無生機體罷了！所以，細膩的筆觸也許能記憶出原初生命樣貌，卻也能赤裸呈現記憶的枯骨。生命，可以細緻如馬脖子下的一圈頸毛，卻也能被覆蓋一片有顏色的壓克力面板，情感的對話一如視覺的錯置，讓辨識被攔阻，卻也較想像因此有了深度。這個技法的處置與他的雕塑裝置所出現的繁複與虛實重構，相互聯結格外密實。至於，鏤空的不鏽鋼是被拿來隱喻內心的留口、也是對未來所充滿的不確定感，而透過重疊所產生的實體，則是意味著現實所累聚出來的「真實」。只是，眼見的真实，依舊也潛伏著變數。

席時斌從一個廣闊的後工業社會環境裡面，牽引出一條條光鮮或滄桑的記憶，他的藝術語意學；充滿著一種內化的情感，表面上深如潭水；但在裡面蘊藏著生猛波動。繁複的不鏽鋼圖案、細膩寫實的繪畫，竟都藏蘊著記憶的榮枯。台灣70年末段的藝術家，很少關切社會變遷底下的人文精神風景。席時斌寫情；卻不濫情，在情感深度一步步被牽引出來的過程中，他療傷；也自癒，他回憶；也看望未來，他務實；卻也不忘灑落憧憬，他沸騰；但又能接受寂寞，他能被制約；卻又擺明要有自我情調。生活，浮浮躁躁；記憶，深深淺淺，但他卻清楚知道手中的圖紋，要剪出什麼模樣。